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准备为《绘图新百喻》再出新版,不禁感慨系之。这本初版于1992年的小书,转瞬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,距我开始写这个系列,则已近三十五年。

开始想起用浅近的文言写作这种寓言式的短文,是我1981年从新华社湖南分社借调到新华社总社参与创办《瞭望》月刊之后。

月刊工作节奏较为舒缓,那时又正值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,言论颇有余地。工作之余,也写一些杂文给其他报刊。到了1984年,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,《瞭望》月刊改版成为新闻周刊。从一个月一本到一个月四五本,工作量骤增。我在文化编辑室工作,又参与创办《瞭望》周刊的一个文化副刊——《珍珠滩》,每周四页。依据副刊的特点,我觉得需要积储一些短小的、时间性不太强的文稿,以便于安排版面,有类于“补白”,又不同于补白。这样的文稿,最好只有几百字,但几百字的文章最难约稿,只好试着自己动手。最初的想法,一要短,二要抗压(这类稿件无法追求新闻时效,却须有较长的存在价值)。短,便试着用浅近的文言,免得的了吗呢,因为所以一大堆;抗压,便采用寓言体,不求事件的新闻性,但要贴近今日社会的热点。这样,便陆续写了十几则文言体的寓言。譬如,那时正号召认真选拔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。可是,有的领导却有意无意只选拔听自己话、为自己服务的岗位“代理人”。第一则《荐贤》,针对的便是这种情状。又譬如,针对正事不理、相互扯皮、内斗不休的现象,写了第二则《坠瓶》。写罢十七篇,送给一位负责人看,不料半月过去,“留中不发”。我想,或许寓言的针对性太强,令他犹疑吧。但那时我已由华君武先生介绍,约请丁聪先生为这些寓言作图,并蒙概允,若

# 《绘图新百喻》新版跋

■陈四益



左图:新版《绘图新百喻》,陈四益文,丁聪画,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。  
左二:丁聪画《衡文》插图。左三:丁聪画《坠瓶》插图。

《瞭望》迟迟不予刊出,如何交代?只好不动声色、主动撤回,那位负责人似也如释重负。于是,他不为难,我得自由,两蒙其休。我把这些寓言分别寄给《新观察》《方法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北京支部生活》等报刊,很快均予刊载,并继续索稿。这样,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也便得以继续了。1988年,曾彦修(严秀)、林文山(牧惠)二位先生应湖南文艺出版社之约,主编一套《当代杂文选粹》。严秀先生写信给我,要我把自己的杂文选一些给他们看看。二位先生都是杂文名宿,闻名已久,便立即把那时所写的二三十篇短文,连同已发表的二三十则文言体的“寓言”(总名之“杂说”)一并寄去。不久,得到严秀先生回函,说他同牧惠都已看过,决定收入《选粹》,为统一规格,让我自行斟酌,把文字控制在五六万字,但严秀先生说,“杂说”二十九则,一篇也不要删,这也可见他的

喜爱。但碍于体例,不能收图。丁先生大度,未置一辞。《当代杂文选粹·东耳之卷》于1988年10月印出,这是“新百喻”的第一次结集,也是这些寓言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第一次结缘。那时,我不在《瞭望》刊发的文字,均以“东耳”为笔名,以示不是职务文章,也没什么其他意思,不过是把“陈”字拆成两半而已。后来发现还有两位不曾谋面的朋友,或名“东耳”,或名“耳东”,大约也是姓陈吧,为了避掠美之嫌,便索性行不改姓、坐不改名了。1988年之后的一年,原先刊载“新百喻”的刊物,有些停办了。恰在此时,《读书》杂志赵丽雅君(扬之水)来找我,说是沈昌文先生希望我将“新百喻”这类文章交给《读书》杂志刊登。她说,这样的文字最适合《读书》。《读书》是当时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刊物,从发刊时的《读书无禁区》起,我便是它的热心读者,当

然欣然允诺。于是,一面先将几篇也是由丁聪先生作图的《玩具杂咏》交给《读书》,一面开始续写“新百喻”。后来,沈昌文先生告诉我,吕叔湘先生看了《牵线偶》《爬梯偶》《泥僧官》等《玩具杂咏》后说,《读书》就应该登些这样的文章。前辈先生这样说,当然对我是一种鼓励。从1991年起,《读书》就将“新百喻”辟为专栏了。《读书》那时每月有一个“读书日”活动,作者、读者随意参加,来去无定,也无“主题”,只是随意闲谈。有一次我去时,已是高朋满座,丁聪先生正同几位老友闲谈。看到我去,就招手呼唤:“陈四益,过来过来。”等我过去,他便向几位前辈介绍:“这就是那个老头儿”。弄得我一头雾水。我那时五十刚过,未能称“老”。一时手足无措。丁先生笑道:“他们刚才问我:同你合作那个老头儿是谁?正好你来了。”大概“新百喻”用了文言,又是同丁先生合作,老先生们

便想当然以为必是一个“出土文物”了。后来,王蒙先生也问我,怎么能用文言写作?我说,照猫画虎罢了。他笑道:照猫画虎也得看许多猫才行。我说,猫倒是看过一些的。

绘图“新百喻”写到几十则,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欧阳强君便到北京来找我,希望将“新百喻”交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湖南是旧游之地,湖南的几位出版家如李冰封、钟叔河、朱正、弘征等先生也都是亦师亦友的前辈,欧阳也是熟人,在湖南时就认识,便一口答应下来,也向丁先生作了报告。待到百喻数足,欧阳又来,便将文稿、画稿一并交付。欧阳心细,又拜访了丁先生,请教封面、开本、版式、文图如何安排为好。丁先生是行大家,一一指示,欧阳也一一遵命,所以这本《绘图新百喻》的开本、版式、装潢,都别有有趣味。加之严文井、王朝闻、方成三位前辈都欣然为此书作序,更令此书增价生色。

初版印了一万册,这在那时已是很可观了。但还是看到的未必买,想买的未必能看到。有位读者抱怨跑了多家书店买不到书,结果后来在少儿类书架上意外看到。这大概因为有文有图,又是异型开本,颇类儿童读物的缘故吧。又有一次,在福建一家著名寺院的法物流通处,发现《绘图新百喻》竟与佛经一道,赫然在目,颇感意外。后来想想,当初发意用文言文体写新百喻,本也受到《百喻经》的启示。寺院大德不弃,使鱼目得以混珠,实为大幸。

到了1997年,“新百喻”写到二百有余,终于带住,又蒙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出《绘图双百喻》,收入“璧合丛书”。

不久前,欧阳强君自长沙来,告知拟出新版《绘图新百喻》,嘱我作跋,便想起了作者、编辑、出版社、读者的这些因缘,权以充“跋”。

章衣萍(1902-1946)其人,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不高。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风光过好一阵。他与胡适是同乡,但他一度与鲁迅更为接近,这有鲁迅日记为证。章衣萍1924年秋在北京由孙伏园介绍认识鲁迅,鲁迅日记是年9月28日云:“午后吴冕藻、章洪熙、孙伏园来。”章衣萍原名鸿熙,鲁迅记作洪熙。两个月后,鲁迅支持的《语丝》在北京创刊,章衣萍成为《语丝》主要作者之一。吴冕藻即吴曙天,章衣萍妻子,女散文家,著有《断片的回忆》,书中多处提到鲁迅。章氏夫妇最后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上是1930年1月31日。

如果说章衣萍当时是多产作家,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。他的处女作、短篇小说集《情书一束》1926年5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后,因大胆描写青年男女的性关系而风行一时,后来再写《情书二束》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。他还写新诗,弄翻译,作评论,搞古籍点校,几乎是全方位出击。不过,他的创作以散文为主,文学成就也以散文为最大,出版的散文集有十余种之多,鲁迅就收藏了《樱花集》《枕上随笔》《窗下随笔》《古庙集》四种。

《枕上随笔》1929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,平装毛边,装帧设计自有特色还在其次,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别致的散文集。章衣萍在序中明确告诉读者,这本书是他在养病期间,“什么书也不能看,什么

## 毛边举隅

# 章衣萍:《枕上随笔》

■陈子善

事也不能做。整天躺在床上无聊极了,就拿起Note-Book来随便写几句,就成了这样薄薄的一册《枕上随笔》。”章衣萍还透露,他“写这《随笔》的时候,林语堂兄曾鼓励过我”。他承认此书“诚然是一册粗劣而浅薄的商品”,但他陈义还是很高,即“仿《世说新语》体,记载许多师友的丰采议论”,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可是中国古代笔记文学中的经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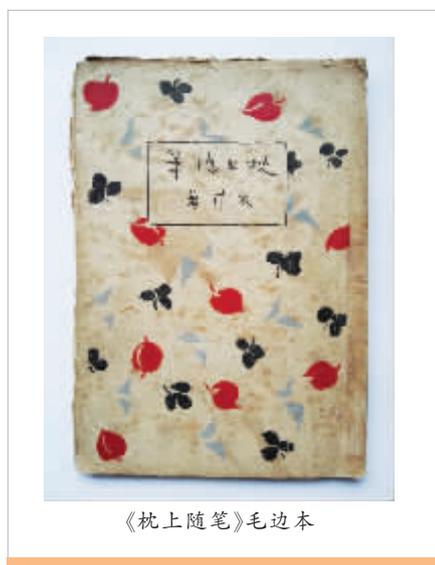
在《枕上随笔》总共一百四十三则中外名人轶事隽言中,与现代文坛尤其是新文学相关的占了绝大部分,长则数百字,短则一句话,最有名的莫过于第四十七则这二句:“‘懒人的春天哪!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!’”章衣萍也因此得了“摸屁股诗人”的“雅号”。但书中录入这二句诗时加了引号,显示章衣萍其实是转述别人的。别人是谁?据温梓川《文人的另一面·汪静之与〈蕙的风〉》披露,是新诗人汪静之;这两句诗“原来正是汪静之没有收进诗集的作品,章衣萍看见了,觉得有趣,把它录进《枕上随笔》内”(1960年新加坡

世界书局版)。但这还只是孤证。尽管如此,《枕上随笔》中的不少掌故还是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,也算是开了新文学掌故写作的先河。章衣萍自许此书“比《情书一束》还有趣味”,倒是说对了。如写鲁迅,写胡适,大都鲜活、生动、有趣,且举三例:

壁虎有毒,俗称五毒之一。但,我们的鲁迅先生,却说壁虎无毒。有一天,他对我说:“壁虎确无毒,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。”后来,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。伏园说:“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,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,并且养过壁虎的。据说,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,天天拿东西去喂他”。

鲁迅先生的母亲,周老太太,喜读章回小说,旧小说几乎无书不读,新小说则喜李涵秋的《广陵潮》,杂志则喜欢《红玫瑰》。一天,周老太太同鲁迅先生说:“人家都说你的《呐喊》做的好,你拿来我看看如何?”及看毕,说:“我看也没有什么好!”

十年前,胡适之先生的《哲学史大纲》上卷出版,寄了一册送给章太炎先生。封



《枕上随笔》毛边本

面上面写着“太炎先生教之”等字,因为用新式句读符号,所以“太炎”两字的旁边打了一根黑线。——人名符号——章先生拿书一看,大生其气,说:“胡适之是什么东西!敢在我的名字旁边打黑线!”后来,看到下面写着“胡适敬赠”,胡适两字的旁边也打了一根黑线。于是说:“罢了!这也算是抵消了!”

临末应补充一句,由于章衣萍早期作品十之八九都是北新书局出版,所以初版差不多全是毛边本,《枕上随笔》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